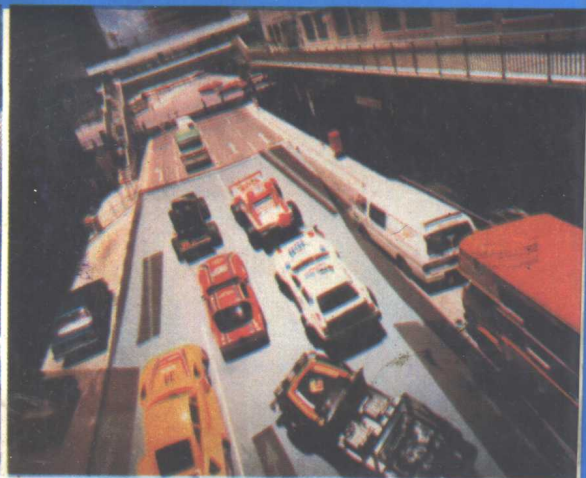


●《纪实奇观》丛书



当代风潮启示录

王晓鸥 著



2052
260
4

当代风潮启示录

王晓鸥 著

068589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(吉) 新登字 05 号

当代风潮启示录 DANGDAIFENGCHAOQISHILU 王晓欧 著

责任编辑：崔卓力

封面设计：章桂征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.5 印张 2 插页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) 160 000 字

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：6 000 册 定价：5.00 元

作者简介

鄙人姓王，正名晓鸥，笔名区鸟。男性公民，祖籍浙江，生于上海，年望四十，职业记者。酷喜涂鸦，才思平平；不成大器，记实而已。所见所思，写写涂涂；散篇成集，著作有三；毋劳细读，消遣尚可。为人交友，绝无恶意；社交处世，大大咧咧；难有发迹，无忧无虑；人生若短，不妨洒脱。

目 录

国画市场沉浮录·····	(1)
上海滩的“洋”媳妇·····	(16)
今日社会“民告民”·····	(33)
商标大战 烽火四起·····	(42)
当今社会男人之难·····	(56)
“国际倒爷”众生相·····	(70)
无奈的保姆市场·····	(86)
“好马也吃回头草”·····	(101)
“洋货”冲击波·····	(117)
啼笑皆非的“娃娃亲”·····	(127)
江南农民造大屋·····	(141)
昨日战场 今日市场·····	(152)
没妈的孩子也是宝·····	(166)
轰动全国的毁容案·····	(177)
黄昏恋 月朦胧·····	(189)

国画市场沉浮录

素来与商品无缘的国画，而今“走火入魔”，一跃成为国内外市场的“抢手货”。

改革开放，商品经济大潮汹涌而来，一切可“倒钱”的玩艺儿，炙手可热，风雅的丹青被卷入俗流。初出襁褓的国画市场，即呈畸型发展，一片混乱。神州大地，国营、集体、个体的国画市场层出不穷，各施拳脚，大战不休，国画价格一路扶摇直上，大量名画外流，损失惨重，雅事流俗，国画市场泛起了一层层铜臭浊浪。

美术界有识之士大声疾呼：整顿、管理国画市场势在必行！

如何整顿？在下一介小文人，当属外行。不过，展现这几十年国画命运的历程，国画市场在兴风作浪中的沉浮，乃至一些“淘金者”的众生相，倒亦耐人思索。

大千世界，本是一幅画。透过“浓抹淡妆总相宜”的宣纸，反窥光怪陆离的浮世图，怎不令人感慨良多。

书画屈之不公

中国的字画，是泱泱文明古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悠悠千年的历史中，国画是骚人墨客的风雅之作，但似乎与商

品无缘。纵然书画家穷极潦倒，不得已“卖画以为生计”，那也是偶一为之。古代真正的大画家，绝不出售自己的字画，如要得到他们的墨宝，万万不能买，只能登门去求，不过念交情深浅，有时需带上礼物和“润笔”罢了。

文人雅士，历来视收藏名人字画为高尚行为，倘若求画实为待价而沽，定被指责为附庸风雅、追逐小利的市侩，且被圈子中人所不屑。

昔有“七品芝麻官”郑板桥，以一行“板桥体”书法名闻天下，但他断断不敢以卖字为生。一日，他信然过桥，恰遇一老妇在桥头乞讨，身为“父母官”的板桥先生，大动恻隐之心，即席书几笔大字赠与老妇。后有某公子过桥，见老妇有板桥书法，即付银两购得，他觅“板桥体”已多时，无奈郑板桥清高得可以，难以到手。此番破费，他便大放流言：“郑板桥也沾上了铜臭。”以此败坏一身傲骨的板桥先生的名声。

郑板桥闻之，哈哈一笑，挥笔写下“难得糊涂”四字。直至事后人们知晓真相，郑板桥以一字救人一命的故事，方才成为佳谈。可见，当时文人如出卖字画是何等的可悲！

传统文人自鸣清高，耐得寂寞，甘于两袖清风。但，人毕竟要吃饭。可以不为“五斗米”折腰，焉有被剥夺自食其力的权力？古代画家不卖画，饿死之事亦鲜闻。现代以字画为生的画家，倘若不能卖“画”，似乎有悖常理。

据一家颇有影响的杂志披露：50年代初，大画家傅抱石先生因开口要“润笔”，竟遭到批判的咄咄怪事。

一次，东北某博物馆发函向傅抱石先生征集两幅作品。时值盛夏，傅先生在斗室内挥汗泼墨，日夜赶制，如期寄出作品，日后却渺无音讯。傅先生当属传统文人之例，无奈府上经济拮据，捉襟见肘，本指望两幅作品可换得些腹中之物，但碍于情

面，碍于文人清高的秉性，不好意思启齿。然而，夫人操持家务，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，无法超凡脱俗，便写信婉转询问，发出这一信，大画家已豁出好大的勇气，“欲弹琵琶半遮脸”，此事亦难。

殊不知，博物馆同志收到此信，大为惊讶，画画还要钱？收藏你的画，是抬举你呀，怎么还要钱？惊讶归惊讶，博物馆还是很不愿意地汇给傅先生一笔钱，多少？几十元人民币。

不汇钱倒也罢了，傅先生断无魄力再发一信。偏偏汇来了几十元，傅先生一见就火，发了一顿牢骚，画家的劳动也太不值钱了！还要不要尊重艺术家的劳动？劳动所得算不算有错？正直的老画家，一气之下，写了一封率直的回信。这下子，可激怒了博物馆的同志，也“义正辞严”地回了一“枪”，大意是人民画家为人民的博物馆出力，应是义不容辞，完全应该是义务的。

此事一被捅出来，傅抱石先生遭难了，当时一些报纸载文批判他“伸手要钱”、“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严重”……

在“左”的思潮影响的年代里，一切都被扭曲了。一代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，可谓名扬天下，生前却被人诬之为“财迷”，何也？原因是白石老人没有“白送”给人画的习惯，视作品为生命，非知己从不轻易脱手，故而得罪了不少人。一时恶言四起，说他“倚老卖老”有之，“虚报年龄”也有之，更有甚者，传女儿作画他署名，为的是赚钱……冤乎！

画家也是一个普通劳动者，书画失去了商品属性，是违背价值规律的。

那年月，画家的成果只有两条出路：不是被收藏就是被展出，并要标明是“非卖品”，若能被挂到人民大会堂，可算是最高的“报偿”了。所有的艺术家一律吃官饭，由国家定级发工资，既然拿着国家的薪水，劳动成果自然归公了——当时就是

这个理。

解放前，北京有好几家私营书画的店铺，一俟解放，劳动者实行的是平均主义的低工资制，“老板”被打倒了，谁还有钱买画？公私合营后，偌大的北京城，只剩下荣宝斋和墨衍阁两家了。

“文革”前，即便两家店铺也形同虚设，已不再经营名人字画了，其实，就连收藏欣赏书画也成了资产阶级的玩艺儿。

至此，国内书画市场日渐萎缩乃至实际上消亡。

讨画风频频劲吹

书画市场的复苏，还是开放后的事。最初出售国画的场所，仅限于涉外的友谊商店，对象是华侨和“老外”，价格极其低廉，一幅画的标价只有几十元到几百元人民币，画家到手的报酬更是少得可怜。一些港商惊愕之余，拼命抢购，运到国外转手就发大财。外商的抢购，刺激了平静的国画市场，价格随之升温，国内也刮起了一股讨画风。

沉寂了数十年的国画市场喧嚣起来了，国画顿时身价百倍。不少人趋之若鹜，有道是不怕买不起，就怕讨不到。各路人马，各显神通，国画一时成了“众矢之的”。

讨到画的首推带“长”的官，尤其是管文化的。浙江某市一位文化局头头，利用职权强行向当地名画家索画已成家常便饭。作画是一种高级劳动，画家白给人于心不忍，不给又慑于权势，常是左右为难，终于忍痛割爱。但那位老兄有恃无恐，只要到人家府上，看中哪件私藏的珍品，便欲罢不能，强行借画，有借无还，占为己有。多行不义，激起民愤，最后被绳之以法。

当然，这样的“贪官”是极个别的，不过，当官的向画家

们讨画也为常事。居室厅堂，挂一幅名家作品，以显示主人的身份和风雅。倘若与画家本是故交，则当别论。大多恐怕还是以“权”谋画，有的通过自己的部下拐弯抹角托人索画，有的临时与书画家“交朋友”，不但自己家挂满了“名家翰墨”，而且画家们的作品也成了他们公关和应酬的最好礼品。若有出国的任务，更会带上作品送给外国朋友。国画在某些场合，几乎成了调节人际关系的“润滑剂”。求人办事，送钱送礼总脱不了俗气，尤其是对方有一定地位的，那么一幅画是很送得出手的，既高尚又有“含金量”，收者也不觉烫手。

国画的种种妙用，使讨画的队伍陡增，乐此不疲者大有人在。

能沾到讨画便宜的要数有些领导干部身边的秘书和司机。他们每每代领导求画，私下里自己捎带一幅也不难。他们往往扮演“中间人”的角色，两头沾光，画家有事相求，也由他们禀报领导，也算一种“下情上达”。话又说回来，画家送给他们画，可得到种种照顾，这也是事实。曾有一位小司机，平时经常为头头接送画家，他手头竟有四五十幅名人真迹。据画商估计，少说也值10余万人民币。他自有打算，想把这批画作为自费出国的资金。

虾有虾路，蟹有蟹路。有些报刊编辑，手中握有可刊发书画版面的权力，讨画也颇有能耐。你想发表新作吗？请送原作来，送照片不行，名谓制版效果差，实际上就是讨了。话可说得堂而皇之，用后即还，只恐怕一去不还，画家也难以破脸，毕竟你是有求于人的。至于一些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画家，损失更惨，他们希冀以多发作品来打知名度，那就多送吧，也算是走向成功之路中付出的“代价”。有个老编辑，在主管的刊物中后期有美术插页，每期发个10幅作品，少说一半进自己的腰包，

几年下来，藏画颇丰，有些当年的新秀现已功成名就，早期作品更有价值。这个老编辑行将退休，打算以后开个个体书画社，一大批画足供他享用下半辈子了。

企业家们对讨画的本领也另有一套。通常大企业会藉搞某项庆典、大型活动之机，邀请一些画家，热情招待，礼貌有加，再请画家们当场泼墨，同时请记者报道，着实风光一阵子。临了，自然也会把本企业的产品，诸如洗衣机、电冰箱等请画家“试用”。有家啤酒厂，接待大厅内挂满了名画家的作品，对画家们的报酬则是常年免费供给优质啤酒。

眼下讨画又有新招。今年某地有位著名画家开画展，开展之前就广告天下：谢绝任何祝贺的花篮。此言一出，立刻成了新闻，报纸还发表了评论文章，盛赞此举乃是倡导精神文明新风云云。天晓得，老画家肚里自有一本难念的经。按以往惯例，人家上门送花篮致贺，画家事后当谢，谢什么？人家要的是画。画家名气大，一旦花篮如云，他应付得了吗？索性看穿，拒收花篮，不欠人情债，求个太平。

有些著名画家，为避人索画纠缠，行的是“来无踪去无影”，有家不住呆宾馆，而且经常搬迁，甚至举家逃往外地。即使住在家里，有的在房门口留条，“主人外出，来者请留言”，一年365天日日“外出”，知情者登门，自有默契的叩门暗号。也有的画家，索性在客厅里高悬条幅：求画者请免开尊口！以强硬的拒人门外之态，阻挡急吼吼的讨画者。尽管如此，有时仍难免一失。

国画大师刘海粟，年逾90高龄，手已不力，难能作画。那年法国总统德斯坦邀他重游留学之地，法国国家艺术院便求海粟老一事：只要你余生的画不外流一幅，艺术院愿出重金悉数收购你的“关门画”。但却被海粟老拂逆了。他清楚余生作画殊

少，故弥足珍贵，岂能让“法兰西”垄断？但，国内偏偏求字的人不绝，他发一狠心，不对外人书一字。

一日，有人通过牵丝攀藤的关系，请海粟老引见某某老画家。老先生为人豪爽，乐于热心助人，遂颤颤抖抖书一便条，焉知一发而不可收，常有人要求他介绍什么人的。

这时，海粟老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此乃变着法儿向他索字。

不过，为官清廉的佳话还是有的。据说朱镕基出任上海市长时，曾去拜访过国画大师刘海粟，海粟老赠给这位“父母官”的不是原作，而是一本印刷品画册。朱市长手捧一册，抚掌称快，并表示回去后要细细品赏。朱镕基之举，堪称带头制止劲吹多年的讨画歪风。

但像镕基同志这样不善“高雅”的领导人毕竟不多。即便如毛主席，有一年过生日，就有以齐白石为首的一批名画家向他献画，近年还出过一本“毛泽东藏画集”的挂历。诚然，是否是主席发出的邀请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小偷与名画

画家商业性应酬作画一多，不免粗制滥画。有的高龄画家，频频为企业作画，实非他笔力所能及。故而请家人代画有之，请学生捉笔也有之，由此还酿出一场官司，那就是曾轰动S市的“小偷与名画”一案。

尽管故事与本文关系不大，但或多或少也反映出画坛的“代笔”之风。这里不妨将这个故事塞入，权作“外一章”。

有酒鬼李阿根，一个冬夜光顾迎宾大酒店喝酒，喝至七分醉意时，猛然听见邻座两顾客在议论着那挂在墙上的两幅国画

甲说：“这两幅画，非同一般，功底深厚，莫非是出自名家手笔。”

乙说：“真的，你看印章，啊，这是当今××大画家的真迹！”

甲说：“如此看来，这两幅画少说也值万把元钱。”

李阿根顿时被墙上的画吸引住了，虽说他是个“粗坯”，从来对画没兴趣，但那画可以换个万把元，却有非同寻常的诱惑力。一个邪念在他头脑里萌生。他又抬眼一看，服务员已在频频催客了，酒店门口那一道大铁门已半掩了。他灵机一动，溜进了厕所。不一会儿，服务员也都已下班了。李阿根悄悄地走出厕所，细细地打量四周，暗自庆幸店堂里无人值班，他放大胆子，拉过一把椅子，往上一站，轻易地取下了墙上两个镜框，卸下了两幅国画，卷起往怀里一塞。他翻窗爬出酒店，消失在风雪弥漫的黑夜中。

第二天一早，酒店才发现国画被窃。

公安人员闻讯赶到了现场，经察看，罪犯没留下什么痕迹，在这家顾客盈门的酒店，要破这起窃画案却非易事。酒店经理证实，失窃的确实是当今一位大画家的作品。那还是迎宾酒店开张之日，酒店特地邀请了几位大画家、大书法家前来助兴，失窃的两幅画是老画家当场泼墨挥就的，一直被悬挂在店堂中央，为酒店添色不少。由于那位画家的作品在国外是很吃香的，所以公安人员首先想到盗画者有走私的可能，便当即通知海关、边防检察站协助，在通外的机场、码头严加防范。同时，公安机关又在全市撒下天罗地网，各家书画店和旧书店，都收到了追查两幅国画的通知书，只待罪犯拿着赃物一露面，便可捉拿归案。

李阿根毕竟是初犯，在向人兜售国画时被捕。这件窃画案就有待法院裁决了。

两幅国画的价值，直接关系到对罪犯李阿根的量刑定罪。经国画收购处的同志估价，这两幅画按国内收购价为八百元，如按外销价，就是一千八百元，根据法律，李阿根将被判处三年以上徒刑。

然而，李阿根家属不服，请了律师作辩护人。律师先翻阅了罪犯的卷宗，又仔细地察看了那两幅国画，发现从画的布局和笔法来看，画不是出自一人之手，这两幅画是不是那位名画家的真品，他心头存疑。律师拿两幅画去请教中国画院的鉴赏家。专家的结论：一幅“雄鸡报晓”图是出自那位大画家的手笔，但却没有盖上画家的印鉴；而另一幅“百花争艳”图像是出自多人之笔，但却盖有画家的印鉴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无奈那位画家去日本访问了，而迎宾酒店的经理对此又说不清。倘若其中一幅画果真不是大画家所作，那么画的价值就会不同，对李阿根量刑也将不同。

几个月过去了，那位画家出国归来了。他刚下飞机回到家，律师已在他家中等候了。当画家听明了律师的来意时，不无高兴地夸奖律师的好眼力，那两幅画确有真伪。一幅“雄鸡报晓”图是画家所作，而另一幅“百花争艳”图是他的几位弟子的作品，只是当时他应弟子们的请求，在上面盖了自己的印鉴。

这一切都明白了。

律师马上又把画送到国画商店估价。同时，他又请了几位国画专家“会诊”，经过多方的核价，这两幅画的实际价值被标出来了。一幅“雄鸡报晓”图，虽说大画家所作，而因缺少画家本人的印鉴，就大打折扣，只值一百二十元；另一幅画不是画家本人所作，仅值五十元，两幅画共值一百七十元。

李阿根偷的不是名画，最后只关了半年就获释了。但此事一传开，人们对悬挂在公共场所大庭广众下的名画，有了新的

认识。故可谓：应酬画中，难有上品或真品之作。

国画市场硝烟弥漫

市场永远有一只“看不见的手”操纵着。任何一件紧俏的商品问世，都会在市场掀起“一窝风”的热浪。国画行情水涨船高，“向钱看”和“唯利是图”刺激国画市场恶性膨胀，加之管理失控，国画市场大战不休，硝烟弥漫。

开放伊始，使人们重新认识了画家们劳动的价值，但这种认识又是肤浅的。80年代初期，有关部门曾作过规定：凡是著名画家的中国画，国家收购为每平方尺15元人民币，以后升到每平方尺500元。堂堂的国画艺术怎么能像卖布一样以“尺”计算呢？实在是对市场预测失误。

那时候，摆在各宾馆、友谊商店出售的国画，其金钱标价和其艺术价值根本不成比例。一般字画只卖几十元人民币，较出名的画家作品不过数百元，超过千元的是凤毛麟角。难怪一些外国游客说，简直太便宜了，像是大拍卖。内行的华侨来大陆一次，只捎带几幅画回去，一路的吃住开销都在里头了。

国画也太贱了。于是，一些有商品经济头脑的画家，私下聘用“经纪人”，跳开字画商店，找港商私下交易。纵使付出一笔“回扣”，但画家还是大大地捞进一票，远远胜过低廉的明码出售。

由于大批外国旅游者的青睐，中国书画成了重要的创汇商品。不但是国营商店纷纷经营国画，集体单位和个体户也纷纷挤进这一市场。据有关部门的统计，不长的10年内，国内经营字画的商店已发展到四五千家。仅北京市文化局发证经营的就有2000多家，至于无证经营的更是难以估量。经营国画创利之

厚，像著名的北京燕京书画社就是一例。短短的时间里，该社已迅速发展了26家分店，600多名职工，年利润以15%至20%高速增长，上缴利税在人民币千万元以上。

中国书法和国画的买主，绝大多数是华侨、港、澳、台同胞，外国人则以日本人为主。整个国画市场是供大于求。因此，各经销单位不惜使出浑身解数，竞相招引顾客。

这几年国内旅游业发展迅速，1988年光到北京旅游的外宾就达到125万人。书画商店要争取顾客，首先要拉拢导游和翻译，而且不择手段。“只要你把顾客拉来，我决不会亏待你的。”——这已成为一些经理们的口头禅。先是招待啤酒、香烟，以后发展到送“红包”，如今又出现年初预付、年底结算的“制度”。只要外宾的车一到，经理们就掏给导游、司机“停车费”，绝不是区区几元钱的停车场地费。一般大车500元，中型车400元，小轿车200元。外宾购物后，经理们再按一定比例付给导游和司机回扣。眼下的“行情”是：工艺品30%，药品40%，字画最高50%，个体画社可开到70%。即使把“大头”让给导游，商店也是赚钱的。

至于导游随手拿走商店的东西，则是司空见惯。某商店一个月就被导游“抄”去25件“礼品”。导游是商店的“财神爷”，干这一行发大财的为数不少。一些懂外语的青年人，看好导游业，纷纷“跳槽”，图的是“扒分”，导游队伍素质急骤下降。

在这场大战中，经营正派的国营商店很快败下阵来。有的企业亏损后，也学着“打点”导游。国画市场能不混乱吗？

今年夏天的旅游旺季，北京市旅游事业管理局会同工商局、公安局，在两天内突击检查了41家定点饭店、餐馆、商店，有31家露出破绽。7月14日，市旅游管理局摘掉了其中16家的

定点标志，并向另外 13 家亮出“黄牌”——这意味着北京地区所有旅行社不许再带旅游团队到那里住宿、定餐、购物。

一经新闻媒介曝光，震动了社会。7 月 19 日晚，江泽民总书记打电话给国家旅游局局长刘毅，对北京打击旅游市场的不法行为给予充分肯定。

结成“桂林帮”的不法画贩，是伴随商品经济发展出现在流通领域的投机者。自 1985 年以来，陆续有 2000 多桂林人流入北京，凭借中国字画在国际上的声誉，向外宾兜售伪劣字画。他们将初学者的国画习作，以几十元收进，经过精致的装裱，上柜台冒充大师的作品，开价几千元，自有导游在一旁“撬边”，狠狠地“斩”老外一刀。

最初，桂林不法画贩只在一些非定点商店兜售。几次打击之后，导游们不敢再带团去踩“黑店”，于是，他们削尖脑袋往旅游定点企业钻，或高价租用柜台，或通过假承包、假联营、假聘任等把戏，取得营业权。其行为也越加隐蔽。一个不法画贩，为使用某定点商店的柜台，前后花了 18 万重金，他还认为划得来，可见他从事这一非法行当，是何等的暴利！

这次北京市旅游事业管理局查出的 31 家有问题的定点企业，1/3 以上的柜台掌握在“桂林帮”不法画贩手里。

国画升值后的悲哀

当今世界的艺术之林，中国书画异军突起，其扶摇直上的身价，与数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。

50 年代初期，齐白石先生的作品在荣宝斋，每幅仅以 30 至 50 元人民币出售。目前，在香港，白石老人的一幅“草虫”，能卖到 19 万元港币。